

“超人類主義”是主體 形而上學的新形式

Transhumanism as a New Form of Subject Metaphysics

史現明

Shi Xianming

Abstract

Transhumanism is a contemporary form of Western “subject metaphysics” that combines the dual elements of Cartesianism and Nietzsche’s “metaphysics of will.” The essence of Eros is the human desire for totality, which is interlinked with the secret desire for today’s “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The Confucian idea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天人合一) can solve many problems in the debate between biological conservatism and bioprogressivism.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is idea in Laozi’s and Zhuangzi’s thought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Recognition of human limitation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Taoist wisdom, but

史現明，曲阜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日照，郵編：276827。

Shi Xianming,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China, 276826.

《中外醫學哲學》XIX:2 (2021 年)：頁 149-15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9:2 (2021), pp. 149-153.

© Copyright 2021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is in essence a tool for “excessive reduction”.

王珏教授在對“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內涵的闡述，以及現代技術形而上學基礎的探討之上，以福山、桑德爾、哈貝馬斯等人對該問題的觀點為第二層階梯，利用中國豐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資源對超人類主義進行了有力批判，並對“後人類未來”進行了“儒家人文主義”視角的展望。她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作為不同於“生物進步主義”和“生物保守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明確提出來，增加了論證的說服力，深刻彰顯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解決目前高科技問題乃至大部分 21 世紀人類難題方面的巨大潛力。

在論證的過程中，王珏教授把超人類主義看作“主體形而上學”而追溯到尼采，追溯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許還有些不夠。儘管可以說，超人類主義的主體形而上學前提中既有笛卡爾的“主體主義”的影子又有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學”。但是“權力意志”作為生命力之“求意志的意志”與人類渴望“整全”(totality)與統一性的愛欲(eros)密切相關。而從柏拉圖的視角看，一切形式的“人類增強”皆來自於人類“向神看齊”的愛欲(eros)本能。愛欲其實就是渴望完滿，人總是渴望像神一樣全能、全善和不朽，因為只有神才“自治”，只有神才完滿。所以人潛意識中要掌控自然和掌控自身，而“人類增強”可以看作這一過程中的一個步驟。借助於生物醫學（如基因編輯）可以直接給人類帶來健康長壽，這是人類逼近永恆和不朽的必經之路，如笛卡爾在《談談方法》中曾明確指出醫學在未來眾多科學中必將處於翹楚地位。另外，邁克爾·大衛斯明確指出，古代人類通過建立城邦而“自治”的行動與笛卡爾理想中人類通過科學而“自治”的理想都是人類渴望完滿的不同體現。(大衛斯 2008, 58)

王珏教授認為“天人合一”之要義在於，一方面“合一”是動態的、流動的合一，另一方面，人要繼天之善，以天之“高明”導引人之行動，人要以德配天。由此，無論是“超人類主義計劃”

的激進主義還是福山、哈貝馬斯和桑德爾的生物保守主義都未能把握住天人關係的動態統一和動態平衡。福山的“X 因數”理論、哈貝馬斯的“自由權利”視角和桑德爾“社群主義”的擔憂都是當代民主社會的產物，具有某種時代的狹隘性和理論上的不徹底性。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應對和消解“治療和增強之間”、“自然與人文之間”以及人的“尊嚴”問題上會顯得更加從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的文明如牟宗三所言，在境界上是高超的，相較於西方的理性（“理性之架構表現”），中國傳統的學問（“理性之運用表現”）是“超過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牟宗三 2006，45）錢穆先生也認為，儒家思想“代表了一種睿智溫和的現代思想”，與現代社會並不悖謬。

王珏教授通過詳細考證“天”、“道”這些範疇的內涵深刻批判了超人類主義，但是這一部分對“天”和“道”等詞的考訓稍顯繁瑣。首先，就中國傳統的“道”這一範疇而言，在儒家和道家那裡都是核心概念，而具體到“天人合一”的內涵上來，儒家與道家存在著重大差異。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單專屬於儒家，老莊及其後學在這方面獨樹一幟不可忽視，所以我認為王珏的在對“天人合一”的論證中缺乏了道家維度的考量。其次，《周易》作為群經之首，儒家與道家都將其奉為主臬，所對“易道”的闡發在文中也需要加強一些，如此，才能將“道”的生生之德、廣大精微之理交代清楚。

王珏教授利用儒家傳統資源，從“德性之知對聞見之知”的區別，“發展適生科技”以及“確立科技向善”三個角度對超人類主義計劃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並提出了極具價值的監管思路。因為人之生命，不但要生生不息的運動，同時還要恪守界限。所謂人的界限，可以參照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來理解，即不同類型的文明在軸心時代為各自民族所奠定的思維框架，其所達到的思維高度至今仍讓後人望其項背。尼采也是在軸心時代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以古希臘文明為參照來批判當代社會的。如果說我

們認可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實際上就相當於承認孔子、老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等聖賢對人類和人性所限定的界限，即一種“碳基”生命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和應該努力的方向。未來人類如果全面進入 AI 時代，則可能進入了一種絕對的虛無主義時代，因為 AI 的核心要件是“矽基”，而從碳基到矽基則絕對是一種“過度還原”，即顛覆了人之為人的要義。

從形而上學的角度看，超人類主義實是加強版的“人類中心主義”，因為它仍把外部自然作為“持存物”(Bestand)來對待，是一種對人和物深度操控的體現。尼采的所謂“科學方法對科學的勝利”的論斷則正確地描述了笛卡爾意義上的表象性思維和計算性思維在現時代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把技術的本質歸結為“集置”(Ge-stell)，托馬森則明確論證了“集置”就是“權力意志”的當代形態(Thomson 2005, 118)。“來源始終是未來之源”(登克爾等 2009, 134)。所以，不管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還是海德格爾的詩意棲居，都蘊含了對人本質的“有限性”理解，他們都擁有一種恪守人的界限而不僭越的智慧。而對於人類增強技術的野蠻生長，就像荷爾德林所言：

不適時的生長/於是/深思的上帝/就恨他。(海德格爾 2007, 205)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 珏：〈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外醫學哲學》，2021 年，第 XIX 卷，第 2 期，頁 101-128。
WANG Jue. “A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ranshumanism: How to Regulate our Posthuman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l. 19, No. 2, 2021, pp. 101-128.
- 大衛斯：《古代悲劇與現代科學的起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Michael Davis. *Ancient Traged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MOU Tsung-san. *Way of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Guil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海德格爾，熊偉、王慶節譯：《形而上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XIONG Wei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登科爾、甘德、察博羅夫斯基主編：《海德格爾與其思想的開端》，靳希平等譯，商務印書館，2009。Alfred Denker, Hans-Helmuth Gander and Holger Zaborowski. *Heidegger and the Beginnings of His Thought*, translated by JIN Xi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 Thomson, Iain D. *Heidegger on Onto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